

剪不断的“八一”情结

编者按《《

一位我认识的退伍兵曾这样告诉我:我喜欢军装,喜欢绿色,尤其喜欢听军歌。每次情绪低落时,我就听那雄壮激昂的军歌,唱着“……前进,前进,前进!”生活总是难免遭遇挫折的,可是,我并不害怕痛苦。想想军人的那种乐观向上永不言弃的精神,我现在遇到的一点点困难又算得了什么?作为一名退伍军人,我应该学习着坚强勇敢地面对人生中所遇到的困难,越艰难越是要活得自信有朝气!

相信,当过兵的人,都有这样一种部队情结,能深刻体会到“八一”的感召力和军章的分量。即使现在已经褪去了军装,驻守在了平凡的工作岗位上,但是军人的精神不变,军人的作风不变,军人的本色不变,军魂是他们心中永远的“铭刻”。

布哈河边的
那丛红柳

■刘敏

那是1978年,年仅20岁,风华正茂的郝唯伟来到世界海拔最高的青藏高原,当了一名铁道工程兵。在那清澈澄明,透着灵动与神圣的青海湖边的兵营里,高原的风沙、艰苦的环境锤炼着他,塑造了他如同高原的风一般硬朗、坚强、执著的性格。

当兵三年,郝唯伟和同班的战士担任布哈河大桥的卫戍任务。在青藏高原漫长而寒冷的冬季,在大风和沙暴肆虐的恶劣环境里,他和战友们坚定而忠诚地守卫着大桥,守卫着附近藏民的生命财产安全。“布哈河”即种牦牛之河,它如同飘落在荒漠草原的一条绿色的绸带,周围人迹罕至。值勤的时候,整整一个班都见不到人影,唯一能够看到的是辽阔苍穹覆盖下的巍巍群山和河边那一丛丛红柳。

布哈河边的红柳长得很旺,一簇簇地分布在河滩上。这种耐风蚀、耐旱耐热,与沙漠、干旱相伴而生的植物代表的是顽强的生命力。那时,郝唯伟就想,他这一生就应该像这红柳一样,将最执著的根系延伸到生命的深处,耐得住风霜和寂寞,越是艰苦的环境,越要焕发勃勃生机。

当兵期间,郝唯伟还随所在连队参加了龙羊峡水电站、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前期建设工程,在空气稀薄的高原上,他用毛主席“一不怕苦,二不怕死”的教诲武装自己,战天斗地。每当疲惫不堪的时候,那一丛丛蓬勃绽放的红柳总是及时地为他注入源源不断的力量。

复员后的郝唯伟于1992年来到热连轧厂工作,一干就是二十多年。当年满头乌发的小伙子早已两鬓斑白,可他对工作的热情仍如刚进厂那会儿一样不曾有一分一毫的消减。

郝唯伟负责热连轧厂1549mm生产线加热炉助燃风机、主电冷却风机等设备的点检维护工作。对设备,他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精心、负责。设备只要出现一点儿异常,他就如坐针毡,经常是等不及叫来检修单位人员帮忙,自个儿单枪匹马就处理妥当。为此,加班加点、熬夜劳神成了家常便饭。

在热连轧厂工作这么多年,连朝夕相处的同事也算不清郝师傅一年加过多少个班。遇节假日,他若提前得知其他专业要切换风机或者进行其他操作,总会跑来厂里配合,查查监护设备变化后的运行状态,看看备用机是否具备工作条件。郝唯伟加班是自愿的,加也就加了,从不告诉别人,也不要求计加班费。

郝唯伟工作尽职尽责,是名副其实的以厂为“家”。风机轴承箱、壳体上有积尘,他自己花钱买来灌装煤油的喷壶从上到下喷洒、清洗一遍;设备有点“小毛病”,他去五金店里买点小备件,悄悄地鼓捣好;为了给喷号机设备降温,他自主利刃,将技改时拆下的旧设备拆拆装装,修修改改,竟达到了意想不到的冷却效果,给厂里节约下安装一套新通风系统的数十万元费用。

郝唯伟就像布哈河边的那丛红柳,对工作、对生活释放着炽热的情感。只要从新闻上得知哪里遭灾,他总是心急火燎地捐款捐物。汶川地震,他捐款三百元;同事们谁家门窗坏了、水管漏了,只要招呼一声,一下班,郝唯伟那骑着电动车的身影准会出现在那家的门口。

每每忆起军营岁月,郝唯伟总是眼眶潮湿。这么多年了,所有的记忆都模糊了,惟有那美丽的布哈河随着时光静静流淌,河边那丛映着夕阳的红柳蓬勃生长。

当兵的人

■靳娟

王晓亮1995年12月参军,成为了武警部队的一名战士,那年他刚满19岁。

1998年,我国南方地区遭受洪涝灾害。王晓亮随部队来到了湖北监利县,加入了抗洪救灾的队伍,那年他不到22岁。

那是1998年8月6日,长江湖北监利段水位已达37.97米,早已超过了警戒水位。及时赶到的部队官兵没有休息,就投入到救灾当中。他们与当地人民一同挑灯夜战了一夜,抢筑挡水子堤,终于筑起了近六十公里的一道“白色长城”。8月8日,监利县水位再创新高,长江第四次洪峰向监利袭来,大堤随时有溃堤的危险,武警战士再一次冲上前承担了“外帮截浸”的重任,确保了大堤安然无恙。在奋战的十多天里,他们饿了就拿方便面充饥,渴了就喝点矿泉水,困了就睡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。每天睡觉时间只有四五个小时,身为班长的王晓亮,为了让其他战士得到更好的休息,主动承担起每晚巡视的任务。十几天的苦战,洪水险情得到了有效地控制,而王晓亮却因此消瘦了许多。

退伍后的王晓亮来到炼钢二厂成为了一名点检员。在与设备摸爬滚打的十几年里,他用自己独特的检查设备方式“一看,二听,三查找,找见问题,快处理”,排除了许多设备故障。

记得有一次,王晓亮在巡视检查G105皮带时,他“看”到皮带上的物料比往常多,然后驻足仔细“听”皮带输送机的声音,由于物料多,超出了皮带的承载能力,所以皮带输送机发出了轻微地咯吱声,根据经验他果断地判断出此刻的输送机已超负荷运行,于是迅速跑到主控室,看了一下给料机的流量,本应为每小时低于600吨的流量,却变成了每小时730~740吨,这样下去会造成输送带接头断裂,驱动系统出现故障,从而影响现场的正常保供。王晓亮赶紧联系电气人员对振动给料机的流量进行了调整,半个小时后,振动给料机的流量恢复了正常,皮带输送机不再超重运行,而是轻快地将物料送到了下工序。一起事故被及时有效地避免了。

作为一名军人,王晓亮在救灾抢险中,不畏困难,迎难而上;作为一名退伍的军人,王晓亮虽脱去了军装,但依然把军人的那份认真和执着体现在日常的工作中。“当过兵的人,啥时候都得有当兵的样。”王晓亮说。

一年一度的“八一”建军节又来到了,每当想起自己的部队生活,特别是想起自己参加唐山抗震救灾的那段日子,心情就久久不能平静。我为自己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队伍中的一员而骄傲,更为自己曾经参加过唐山抗震救灾而自豪。

1976年唐山大地震过后不久,我参军来到唐山,部队很快就投入了紧张的救灾抢险工作,这些年轻的人民子弟兵们,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,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动人凯歌。当时没有大型机械设备,战士们就用自己的双手扒土挖人,许多战士的手指磨烂了,鲜血直流,但他们仍不下火线;有的战士冒着生命危险冲入随时可能倒塌的民房中抢救群众;部队营区内搭起了无数的军用帐篷,接待着接踵而来的衣不遮体、浑身是血、痛苦呻吟的受伤群众,而战士们却忍着饥饿,将自己的饭菜送给群众吃,将自己的军装披在群众身上;团卫生队的同志们连续几天几夜不休息,积极救护伤员,许多同志由于长期饥饿和过度劳累而晕倒在手术台旁边,他们挽救了一批又一批重症伤员的生命。

救灾抢险过后,紧接着是重建家园。那时我是营部的卫生员,每天除了坚持正常的治病防病和巡诊之外,还经常上山和连队的战士们一起参加营建施工任务,和大家一样,抡起十八磅的大锤,打眼、放炮、扛石头。除此之外,部队还经常深入农村帮助老乡种地、收割、恢复生产。

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。去年夏天,我有幸再次来到唐山,来到我曾经生活战斗过的地方。面对唐山市的巨大变化、面对唐山市凤凰涅槃的奇迹、面对一座创造神话与梦想的城市,我遐想联翩,百感交集。如今,在昔日的废墟上,一个崭新的唐山已经在大城山下、陡河两岸拔地而起。从耸立着抗震纪念碑的中心广场,到闻名全省的百货大楼、华联商厦;从可容纳三万多人的唐山奥林匹克体育中心,到全国著名的唐山港;从现代化的唐山国际会展中心,到高楼林立的唐山万达广场;更可喜的是,震后几十年来,唐山市先后获得了联合国授予的“人居荣誉奖”、国际改善居住环境最佳范例奖、国家园林城市、中国最具世界影响力城市、全国最具魅力城市等一系列荣誉称号,使唐山成为中国未来十年24个最具发展潜力的城市之一。

作为曾经参加过唐山抗震救灾的一名士兵,我为唐山的巨大变化而感到欣慰和自豪,并且,这一段当兵的历史,已成为我生命中最难忘的一部分。

建军节的回忆

■赵晋城



“八一”即将来临,活跃在公司生产一线而复员转业军人们,正用他们朴实的品格,充分发扬部队优良传统和过硬作风,在岗位上带头承担重任,为企业应对新常态、迎接新挑战默默奉献着。图为炼钢二厂转炉作业区的“老兵”们。

刘宝宝 摄